

操控型母親導火線 女兒邊緣人格障礙



「你都如何回憶我？帶着笑還是很沉默？」
劉若英《後來》歌詞。

筆者很多個案都是父母，也跟很多個案談論他們的父母，同時我也是個母親，深刻知道，為人父母，裏裏外外都很难。

今天講述一些個案，從故事中你有何啟示？你想日後孩子如何回憶你？

撰文：吳崇欣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

A來約我時，把我的行政同事搞得糊塗，搞了半天，才明白她其實想約女兒來見我，卻怕女兒不答應。於是她說，她想見我，因為為了女兒很頭大。我解釋，如果我開始見她作為個案本身，就不能同時見她的女兒，我提出她帶女兒前來。

結果，女兒沒有被她帶過來；她卻把自己帶來了，A說：「我自己來見你好了。」

A的女兒有邊緣人格障礙，在外地讀書，見完外國治療師，回家後把她罵慘了。我很同情她，因她女兒的基模治療師是個白人；可以想像在那個治療師眼中，A不只是個控制狂，且程度近乎自戀。

事實上，讓A第一次在治療室流下眼淚的，是她說到：「覺得女兒不再愛我了。」

A操控女兒，不是因要女兒為自己服務，而是因着焦慮。A有很多很多關於女兒未來的焦慮感：她能不能獨立？她在社會上生存怎樣？會否一無所成？A透過操控女兒來舒緩對女兒的

諸多擔心。

小時候A被母親嚴厲管束，長期壓抑自己感受，學會以實事求是地求學、工作來應對，生活也過得去。在她眼中，她的管控是愛，是自己的母親從未為自己做的，為什麼女兒不領情？

至於如何對另愛一個人又給予空間，如何不透過女兒的服從來覺得自己被愛，她不懂。她知道自己受苦，卻不知所苦為何。她以為是女兒的病所致，而女兒的治療師說，女兒的病是她引起的。

我可以想像在一個白人治療師的眼中，她是一個幾乎變態、讓人窒息的母親。

在中國社會中，父親在親職角色中消失或失能極為普遍，有份導致母親的過勞和缺乏耐心。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父母權威角色，管束嚴厲，要求仔細，照顧周到，曉以大義，要求子女服從，不是天經地義的嗎？A不懂得，為什麼自己為女兒處處着想，最後變成害了她。

我跟A說，我們要醫治的，是你的



父母不自覺地過度操控子女，或以恥笑、厭惡方式嚴厲批評，輕則傷害孩子心靈，重則引發情緒病症。

焦慮，而不是你如何當母親。

常被父母恥笑

B有暴食症，經常覺得自己是麻煩的、難頂的、脆弱的、過敏的，因為她父母從小亦是這樣指摘愛哭的她。暴食是一種讓她抽離自己，舒緩心裏難受的方式。B的父母都很寵愛她，基本上女兒想到外國讀書、想試做生意，花多少錢，大都支持。可是，即使父母怎樣跟她說：「你儘管去試，盡了力就成。」但B不相信他們。

一方面，B從小在家裏聽過很多

父母對別人尖酸刻薄的批評。另一方面，父母也在生活各種小事情上，表現出對B的嫌棄。

B認知到父母不仁慈的面向。她很想得到父母的認可。即使父母知道B來見我之後，如何向她解說，B還是沒法擺脫自責的囚牢。平日生活中，B經常聽到爸媽對她煩厭之聲：小至翻倒一杯水，大至忘記關妥大門，她都聽到、看到父母以恥笑、厭惡回應。B的眼睛總是往母親臉上看，一看到媽媽面露不悅，就覺得自己真沒用、很羞恥。

如果爸媽看見B想哭的樣子，就會

說：「你太敏感了。我們小時候比你苦得多……」

我跟B說，你要活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盡力當夠好的女兒。

為人父母是人生最大的修行。很多時父母很關心自己「說什麼」，其實更應該關心自己「做什麼」、如何自處和待人。我們都是不完美的，就像我們的父母一樣；而我們的缺點，都無可避免地呈現在子女面前。

註：故事中的人物、背景不代表真實個案

contact.mindfully@gmail.com